

罪

阮
日
宣

高陞掀下擔子，拿起腰巾，抹了抹頭額上的汗水，趕進牛大媽的房間，房間裡除了一張木床以外，盡是擺着瓶子罇子。太陽早已落山，時間已快八點，爲了「省油省燈草」到現在還沒有上燈，房間裡祇覺得黯黯，牛大媽躺在床，反轉呻吟，喃喃自語。

「媽！怎麼啦！」

「發燒！」牛大媽聽見高陞回來，似乎精神還特別提起了點，她從床裡側轉到床外邊。「先喝杯茶！」高陞連忙從茶壺裡倒了杯茶遞給牛大媽。

「阿福的娘已經給我倒進了！」

「媽喝完茶，等我吃過飯，到市街裡去買服午時茶」。

「用不清，晚上出點汗，明天還不是好了，阿高，千萬別出門，一來是花錢，二來夜間出門，沿途盤查太麻煩！」牛大媽說到這裡，不禁有點着急：「阿高，您如果買來我也是不吃的！」

秋收以後，高陞已經累得渾身只剩了一張皮包骨；兩隻眼睛無精打采的深深嵌在眼眶裡，黃黑色的皮膚，凸出一條條的青筋，他覺得疲倦，困乏。這天傍晚，太陽已快下山，他一個人佇立在田廬邊，而對着惟一僅有的一擔大蘿蔔，要像往年，早就一股勁兒挑回家去，如今，儘管天色漸晚，他得歇會兒，喘喘氣，像隻疲累的瘦馬，要不是生活的鞭策，照理他也該休息一下了。

地陞姓王，是「牛大媽」的獨生子，廿幾年來，他們母子相依爲命，從薄瘡漫長的歲月裡，靠着辛勞的換作，他們從勤苦的生活中，總算能混得一口飯吃。根據連日村幹們的通知，過幾天馬上就要繳解「公糧」，他看了看那擔蘿蔔，再一想到今年冬季口糧都沒有着落，可是接連需要繳「公糧」，就憑怎樣「挖肉補瘡」都沒有辦法，他一想到這裡，就宛如一支利劍刺在他的胸背：「唉！怎麼辦呢？」

「高陞哥，還回家來！」

猛然聽到對面有人在叫，高陞抬頭看來人：「阿久！搞什麼？」高陞隨便答了一聲。

阿久的嗓子顯得很響亮，兩頭「烘烘」在動，相距高陞立處也不過箭步之遙，說着便越走越近了，這時高陞看着田邊留人無多，時間不早，便也就荷起擔子，起步走路了。哥倆兒邊走邊談：

「村公所已經發出兩三次通知，催繳公糧，阿久！」
「曉得！做日和尙，撞日鐘。種日田，繳日糧，有啥稀奇！」阿久接茬說：

「繳不出，怎麼辦！」

「您到說得現成！」高陞喘着氣，釘了他一句：

「高陞哥！說句老實話，新政府限老政府還不是都那麼樣，那個衙門不要糟！」

「對啊！換朝代跟唔人有啥關係！」阿久還另有一套觀點：

「阿久！高陞哥比悠苦，一家六口，現在還比得從前！」

「牛大媽的兒子誰個不知道，才幾粒，親西廝做一我粒」

竊後江南，秋天顯得更特別蕭瑟，跨過官塘那條修長曲折的大路，只覺得兩邊樹葉一「花」一「作響」，「解放」後的村落似乎再也看不到過鏡街買，急喘喘趕路的行人，落葉蕭蕭却祇覺得分外荒涼。高陞跟阿久下了塘路，從田坂小路分道，穿過竹叢，推開家裡的後門，他那兩個心愛的小兒子，阿福跟長命小哥正在天井裡「丟銅板」。

「爸爸！婆婆吃過夜飯就睡倒了，」阿福第一個開腔，長命跟著就跑到高陞的羅圈擔

「媽在河邊洗碗盞！」

高陞擡下擔子，拿起腰巾，抹了抹額上的汗水，趕進牛大媽的房間，房間裡除了一張木床以外，盡是擺着瓶子罐子。太陽早已落山，時間已快入點，爲了「省油省燈草」到現在還沒有上燈，房間裡祇覺得黯黯，牛大媽躺在床，反轉呻吟，喃喃自語。

「媽！怎麼啦！」

「發燒！」牛大媽聽見高陞回來，似乎精神還特別提起了點，她從床裡側轉到床外邊。「先喝杯茶！」高陞連忙從茶壺裡倒了杯茶遞給牛大媽。

「謝謝阿福的娘已經給我倒過了！」

「媽喝完茶，等我吃過飯，到市街裡去買服午時茶」。

「用不着，晚上出點汗，明天還不是好了，阿高，千萬別出門，一來是花錢，二來夜間出門，沿途盤查太麻煩」牛大媽說到這裡，不禁有點着急：「阿高，您如果買來我也是不吃的！」

其實「午時茶」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治病用處，這種「成藥」說是排毒去火，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服清涼劑而已。從村裡到市鎮大概是二里多路，市鎮上除了米店，肉店，小雜貨舖，小茶館，也有藥店，理髮店之流。這類小舖子，湊起來共有六七十家，列成了面對面的一條街，每逢三天、六、九日附近各村的鄉人都來趕市，秋天挑着花生，南瓜、番薯葉、柿子和梅梨之類的東西，布擔子，女人常用的針線，頭油，雪花膏，四面八方的趕來，這叫做「市日」。「解放」前的市日，有時候連兒童玩具，西洋貨的罐頭都有得買，貨物範圍至廣，大至傢俱床椅，小而對線鈕扣，可謂應有盡有。鄉下人羅個擔把穀子，買幾件花布衣料，提着鮮魚鮮蝦又吃又喝，應該算是「賞心樂事」。這條市街不僅僅從「經濟」上着眼是一個活動中心，在「政治」上也是一個「樞紐」，譬如「老政府」時代的鄉公所，鄉民調解會，冬防小組及警察局的派出所，都在過橋的「王氏宗祠」裡設着。如今情況不同了，「民兵支隊」、「農民協會」，「村政委員」，「鄉政府」，「支部小組長」等機構名目繁多，不僅把「王氏宗祠」的四個大字早已抹掉，變成了他們正式辦公場所，而且把附近的胡爺土地廟也正式改成衙門了。

王氏宗祠朝南坐北，門口便是河岸，從鄉下進城的帆船，穿過橋洞，首當其衝必須經

過祠堂門口，因此大凡上午城裡發生的新聞，連同報紙與謠言，準在下午兩三點鐘便停到祠堂裏面的老爺們。以往，這許多新聞「時話」，立刻像生了翅膀似的飛進了小茶館，農

閑無事，幾位吃完飯無事作的閑人，便作爲他們談話的資料，有許多「輿論家」連「說

高陞匆匆「爬」了幾碗飯，看着時間不早，跟高陞嫂打了個招呼，便急忙上街。這時

田腔小道行人已少，但是民兵巡查還不太認真，因為「冬防」宵禁是在十點以後，三步當

作兩步跑，高蘭已跑進半開着店門的壽山堂藥會。

店堂裡點起了「美孚燈」，老板跟學徒正仔細在看報，老板卸下了老花眼鏡從賬臺裡

走到櫃臺：「阿高！啥事跑得汗流滿頭！」

「發燒前爲什麼？」王老板慢騰騰的打開了藥抽屜，信手就遞給他一包成藥，高陞邊

「報上是報上的閑話！」他微微的笑了一笑似乎不願多談。最後還特別關照了一句：

「煎茶的時光，可以加兩片生薑引子！」

從壽山堂裏出來，高隱却與一個廿來歲，穿得一套粉紅色綢緞衫褲的小伙子，拉個

「德祿哥！到那去！」
「高陞！我道是誰？」高陞跟德祿是幼年王氏東鄉小學裡同桌讀書的同學，德祿家裡向在上海做綢莊買賣，算是有錢人家，「解放」不久，聽說上海買賣也不好做，逼在鄉下，也是走頭無路。

「高陞！市面一天比一天緊啊！」
「有啥新聞？」高陞別的不怕就怕解繳公糧，他緊緊的追問德祿：

「土改工作隊再過三四天就來了！」
「什麼叫土改？」

「搞了半天，您還不懂土改，徵收公糧您總曉得？」
「曉得！」

「公糧繳清，第二步就是劃定階級，調查研究，大量土地，開始分田！」
高陞對這套名詞也聽說過，不過祇是「似是而非」，不大分得明白，但有一點他完全明白，那就是「有田要分田」。高陞自己知道，母親這一輩子白手成家，完全是辛勤所得，談不到「剝削」，也更說不上地主，至于種不了多餘的四畝田租給老表哥，每年收租有限，也完全出乎幫忙性質。而且他也早聽說過，共產黨過江以後，手段完全變了，現在是「和平分田」，不打不殺，總更也輪不到他，他自解自說的，宛如吃了顆「定心丸」，不過對於解繳公糧一節，他還是着急。

「德祿哥，另外有啥新聞？」
德祿望了望他說：「路上少講閒話。」高陞心事重重，也不敢逗留太久。這時夜色更深，離開市街，便聽見「汪汪」犬吠。

其實，高陞的母親，大家都叫她牛大媽，本並不姓牛，在東鄉這塊土地，王氏聚族而居，她本來也嫁給姓王的。廿幾年前，一個體格雄壯，性情溫和的莊稼人，經過媒勾之言，父母之命，要了這個自小從書院店裡長大的女孩子，那天真算是王家的大喜事，左隣右舍都趕來吃喜酒。

「金魁嫂長得真漂亮啊！」

金魁的爸爸媽媽也樂得合不攏嘴來，這時候金魁的爸爸半勞半生，已買進了七八畝水田，再連上租田全部自己耕作的共有三十來畝，算得上小康之家。牛大媽便是當年的金魁嫂。不料好事多磨，王金魁結婚不過五年先是父母相繼去世。金魁也生下了高陞，就在這年政府統一南北，農村裡推行二五減租，金魁在歷經家庭大變之餘，靠青年年成農收，總算透透點氣來，牛大媽幫夫教子，帶着孩子，還上田坡租佃田，拔草。

日子過得很快，當高陞才只三歲那年，村子流行着「虎列拉」，江南水鄉此病不來則已，秋後時疫，像吃人的老虎，似乎能把整個村子吃得乾乾淨淨，甚至當燒飯的時候都不見炊煙。金魁便在那年秋天，隨着流行疾病，上吐下瀉，在一夜之間不治身亡。

牛大媽在哭得死去活來，痛不欲生，嚙着眼淚，看着這副家庭慘敗的情況，她真不知道何去何從，如何是好。在絕望中又留下了希望，她想到高陞這個小命根，如果她能幹辛勞操作，慘淡經營，混上個十年八載，高陞成長，總算王氏門庭，還不至于斷了線，將來接替香火總不致乏人。

這是給她求生，奮鬥惟一鼓舞的泉源。喪事完畢，牛大媽擰住了家務，春耕時候忙不過來，她找堂舅的兄弟幫忙，送茶送飯，還要付出工資。到了夏天車水拔草，大部份的工作都自己慢慢的摸過去，她辛勤操作自奉節約，甚至有時連晚飯都懶得燒，節吃節用慘淡度日。這時候的牛大媽再也不像當年過門時候的容光煥發，消瘦多矣。歲月催人，再加上

她風吹日曬，早已變成粗壯的農婦。起五更，落半夜，打過四更天，牛大媽就一個人起來，燒茶煮飯，餵豬飼鴨在作活兒了。隣舍們見她如此辛勤，長年如是，好事的人奉給她一個綽號叫做「五更牛」。

「五更牛，五更牛」這個名字代替了「金魁嫂」，她對這個綽號也不加以反駁，日子久了「五更牛」便縮減為「牛大媽」。牛大媽的名字來源便是如此。高陞八歲那年，牛大媽節衣縮食，甚至自己當農閑之餘還到人家裡去當幫工，不但保住了父親遺留下來的八畝水田，自己排排湊湊，還多了四畝。牛大媽爲了高陞未來的婚事，跟李家發相處得挺熱，經過雙方合意，家發的女兒阿秀認大媽爲乾娘，「兒媳兩當」，小時候當女兒，大起來便是牛大媽的兒媳婦，從這裡便可以知道牛大媽「外交」「內政」精明練達，真不愧是個能幹的女人。

牛大媽廿幾年來的作風，始終保持一貫，點點滴滴都不敢輕易浪費，阿秀天性剛良，日子久了到真是大媽一把好助手。直到高陞廿二歲那年，才算正式結婚，她眼見高陞成家立業，而且接二連三的生了一女，牛大媽已經是過了半百的老婦人，到也不覺得日子太長，似乎從老金魁之死到她抱孫之喜，前後真是一瞬間事，牛大媽畢生辛勤，布衣粗食總算也達到平生宿願，在她想來是可以安享晚年之樂的。

高陞從市街上回來，連忙把藥交給了阿秀去煎，自己收拾了一下蘿蔔攪子，趕緊又去看母親的病。

「媽！好點吧！」

「嗯！」牛大媽沒有多答應，接連高陞就把剛才德祿所告訴他的新聞一五一十的告訴了牛大媽。牛大媽從熱鬧中驚醒：「共產黨要分田的呀！」

「共產，就是共大家的產，自然要分田！」

「我們家裡的田會不會分呢？」

「這就難講，聽說江北是分得很厲害，過江以後，江南怎樣，這就弄不清楚了！」
「我要緊要的還是繳公糧，如果我們公糧按時繳出，村公所裡的人誰不知道我是甚麼，廿年來勤儉度日，才立得這份家，要分田也輪不到我們！」

「公糧繳出，冬季口糧困難！」高陞說到這兒也不禁嘆了口氣。

牛大媽聽到這理，似乎根本忘記了生病，「呼」的從床上坐起來：「阿高！別怕，早點寫封信給表表哥，叫阿茂從上海寄點錢來！」

高陞這時候的情緒真是亂極了，他想到老母，幼兒，生活困難，今後這許多多的問題，似乎都擠成了一團，而他自己又覺是不夠老練，甚而連體力也不够，怎麼能應付這荒年歉收，「官府」煎迫的種種難題呢，母子相對半刻無言。

門外秋風習習，吹動着竹簾，老樹嘩嘩作響。

（未完，下期續）

